

我读

# 徐星：阅读是科普创作的底气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徐星 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

他是和恐龙走得最近的中国科学家，他也热衷给大众讲明星物种的故事……他是古生物学家徐星，小时候起便读书“饱”。阅读，这是他未来科普创作的底气。

《中国科学报》：你最近在阅读哪本书？

徐星：通常我不会在一个时期只阅读一本书，而是两三本交替着看。最近在看的，一本是《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另一本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科学报》：你最常阅读哪些类型的书籍？

徐星：阅读最多的当然是与科学有关的书，尤其是物理学、生物学，比如我刚看完的《暗物质与恐龙》、Mathematics and the Real World。

科学哲学也是常看的类型，比如卡尔纳普和库恩的经典作品。除此之外，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尤其是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的部分。这两类书有时还会反复阅读。

《中国科学报》：阅读历史、哲学，对于你从事的演化生物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徐星：在中国，演化生物学这门学科的受关注度不高，而数学、物理、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学科和伟大科学家的社会影响要大得多。但在西方，达尔文作为演化论的开创者，他的影响力可能超越了国人更为熟悉的这些科学大家。

演化生物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对现代的诸多科学分支施加了影响，包括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与宗教，甚至有关宇宙起源的理论。演化无处不在，如果我们研究演化，就必然需要扩展这门学科的外沿，了解它在其他各个学科中的渗透。因此，这些阅读积累会帮助我更全面深入地来理解演化。

《中国科学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上阅读的？

徐星：多数人的阅读习惯都是小时候建立的。我生长在新疆一个偏远的县城——新源县，虽然生活条件有限，有时甚至饱一顿饥一顿，但印象中书总是够的。《我们爱科学》《十万个

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国内早期的科普杂志、图书以及科幻文学作品我都看得到。

到了初中，那些必读的中外文学经典都已通读过一遍。初中和高中时期，有一套书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曾在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真正带有“启蒙性”和“思想性”的科学、历史、哲学、思想史的书籍。也是在那时候，我还迷上了武侠小说。

在北京大学上学时，读书就更复杂了，像《资本论》这样的马哲经典著作丛书，以及经济学、哲学等等，特别是阅读过不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风靡中国的尼采、叔本华、萨特的作品。

《中国科学报》：科普是你科研之余非常重视的工作，你如何评价国内的原创科普著作？有什么科普作品是你推荐的？

徐星：客观地说，我只能从我熟悉的科普领域作一些评价。我认为，目前国内的科普创作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我们缺乏国外的专业科普作家队伍，他们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且拥有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以科普创作为职业，在这个领域深耕，而不是兼职、玩票；其次，国内真正有学术影响力的科学家参与科普创作的比例太低，创作时间和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我们无法产出像国外大学写就的科学性、思想性、启发性兼具的重量级作品。

在演化生物学领域，我会推荐两本科普著作。一本是获得了1995年美国普利策奖的《鸟喙》(The Beak of the Finch)，这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乔纳森·利文森在深入采访演化生物学家彼得·格兰特夫妇之后，记叙的关于他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研究地雀的故事。文本结构巧妙，细节丝丝入扣，能让普通读者产生阅读的快乐。

另一本是《大灭绝时代》(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纽约客》著名记者伊丽莎白·科利伯特借由物种已消失的动物以及7种濒危物种的故事，来探讨地球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未来的处境。作者从古观今，把历史和科学的线索编织在一起，给读者以极强的启示意义。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的工作非常繁忙，你如何保持阅读习惯？

徐星：惭愧地讲，我也只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尽力保持一定的阅读量。好在有了电子阅读器，可以随时随地揣在口袋。每天上下班乘坐地铁的时间是固定用来阅读的，其余的如休息、出差，只要没有旁人打扰，我就会拿出来看。

《中国科学报》：未来，你想写一本什么样的科普书？

徐星：我确实有两个写作计划，已开始起步了。一本与我的专业有关，讲恐龙的演化故事。它将不仅仅传达给读者以知识，我的目标是向《鸟喙》靠近，把古生物研究的过程、思路、思维方式方法，结合具体的事例娓娓道来。

还有一本书名暂定《科学的演化》。我在阅读吴国盛老师的著作《什么是科学》时，有了一个启发，是否可以以一线科研人员的角度写一本有关科学发展史的作品。我相信，以科学家的身份来阐述科学的历史，会包含我们更直接更感性的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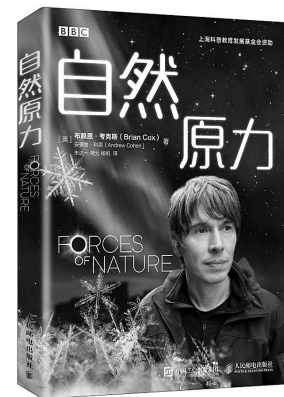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报》：数字阅读时代，你的阅读方式有什么改变？这些变化是促进了阅读，还是浅化了阅读？

徐星：于我而言，碎片化阅读是最大的改变，它对阅读的效率是必然产生负面影响的。但我们必须承认，阅读方式的转变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如果强行把自己带回传统阅读时代，每一本书都在完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完整地读完，是不切实际的。这反而会阻碍你拿起一本书的欲望。

我始终认为，在符合自身现实环境与条件的基础上，尽可能保持一定的阅读量，就是可接受的。此外，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阅读的核心目标是追求高品质的内容，只要内容本身是有价值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来阅读、花多少时间，都是可选择的，是因人而异的。

当下，出版市场的容量很大，充斥了很多滥竽充数的内容。我更关心的是，通过什么样的竞争手段或者管理机制，去最大程度地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出版物，把真正的好书推荐给读者，这很重要。

书后



《自然原力》(英)布赖恩·考克斯、安德鲁·科恩著，朱达一、周元、杨帆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关于布赖恩·考克斯著作《自然原力》的中文版，颇有些往事值得回忆。

这些年来，“考克斯迷”是越来越多了。这不仅因为布赖恩·考克斯是一位出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位优秀的大学教授，也不仅因为他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英国流行摇滚乐队的一名键盘手，而更在于他宣传、普及科学的卓越才华和突出成就。就此而言，考克斯堪与他的前辈、已故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大师卡尔·萨根相比。

这本《自然原力》，已经是中文版的第5部考克斯作品了。先前已出版的4种是：《太阳系的奇迹》(齐锐、万昊宜译)、《宇宙的奇迹》(李剑龙、叶泉志译)、《生命的奇迹》(闻菲译)和《人类宇宙》(杨佳译等译)，它们都与《自然原力》同样精美，并且也都是人民邮电出版社引进的。其中头3个品种均属BBC“奇迹”系列，中文版于2014年10月问世，《人类宇宙》则于2016年3月上市。

那么，这部《自然原力》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考克斯本人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本关于科学的书。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提得好，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和科学家的数量一样多。我想说，科学是人类理解自然界的一种尝试，科学发现往往看上去非常陌生和抽象，并且脱离了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世界，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科学其实就是在解释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的方方面面。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恒星和行星为什么是圆的？我们的地球为什么一直转个不停？植物为什么是绿色的？这些都是连孩子们也可能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绝不幼稚，它们将产生一连串的答案，并最终带领我们走向认知的边界。

为了说明写这本书的目的，作者试着从宇航员们的视角来看问题：

他们都游历过太空，都曾通过一个不同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太空之旅实现了一种视角的转变，科学也是如此。我们对大自然了解得愈多，大自然就会显得愈加美丽，我们就愈发体会到能用短暂的生命去探索它们是多么幸运。让我们像孩子一样，关注一些小事，不被偏见所左右；不要人云亦云，学会观察和思考，提出简单的问题，寻求简单的答案。这就是这本书的目的……

“提出简单的问题，寻求简单的答案”，做起来却非常不容易，要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不过，考克斯还是做得很漂亮。在《自然原力》中，他从雪花为什么具有如此这般的形状、蜂巢为什么要建成六角形谈起，逐渐引出了全书的主角——自然界中的力，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种种事物和现象，小到亚原子粒子，大到星系乃至整个宇宙。有些深刻的科学内容和思想——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实谈得蛮到位，叙述方式却又非常简洁，易于读者接受。这一特色，或者说写作风格，是很难能可贵，也很值得我们体味和借鉴的。

同样一本书，一百个读者就会品出一百种滋味。不仅《红楼梦》《水浒

传》如此，《人类宇宙》《自然原力》也是如此。例如，考克斯谈论宇航员们的视角，便引用了好几位宇航员的经典性原话，我觉得阿伦·谢泼德的这段话尤其真挚感人：如果有人在我起飞前问我：“当你从月球上回望地球时，你会激动得难以自己吗？”我一定会说：“不会，绝不可能。”但当我站在月球上第一次回望地球时，我哭了。

阿伦·谢泼德于1961年5月5日乘坐飞船，完成15分钟的亚轨道飞行后安全返回地球，从而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太空人。后来，他又乘坐“阿波罗14号”于1971年2月登上月球，并安全返回。上面引用的这一小段话，可谓字字千钧，承载了人类为飞出地球进入深空所付出的史诗般的努力。我本人在30年前曾到英国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做访问学者，并于1989年4月2日同应邀前往参加第一届爱丁堡国际科学节活动的谢泼德合影。也许，那次偶然的经历，也有力地加深了我对上述引文的理解。

我同人民邮电出版社素有交往，2015年初夏见到BBC“奇迹”系列3本书的中文版，遂向出版社科普出版分社负责人刘朋先生提议，早日引进考克斯的新著 Human Universe。刘朋则回复此书已在翻译之中，并嘱我写一段推荐语。我对此深以为荣，于是就有了冠于全书之首的那篇中文版推荐语“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中文版《人类宇宙》面世不久，正致力于筹建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的朱达一君又专程来访，向我介绍考克斯的又一新作 Forces of Nature。我再次联系刘朋，获悉他们又已先行一步，中文版授权已经签约，现正物色译者，并问我可否推荐合适的人选？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机缘，我随即举荐达一君。因为先前已读过达一和周元合译的《透过哈勃看宇宙》(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一书，对其译文之准确、流畅、优雅印象颇深，所以对他们能够译好 Forces of Nature 信心满怀。今日视之，果不其然，而这次译者又增添了一位更年轻的杨帆博士，见到新人不断成长，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不揣浅陋，写下这些文字，既为纪实，亦望为读者欣赏《自然原力》平添几分雅趣。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前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

## 提出简单的问题 寻求简单的答案

■下毓麟

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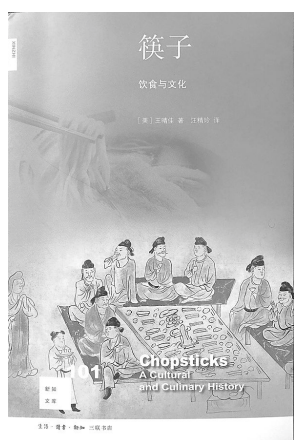
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阅读的核心目标是追求高品质的内容，只要内容本身是有价值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来阅读、花多少时间，都是可选择的，是因人而异的。

荐书

今天世界上每五人中就有一个用筷子进餐。大约7世纪以来筷子在亚洲地区的广泛使用促成了一种独特饮食习惯的产生。有学者指出，依照取食方式的特点，亚洲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筷子文化圈”，它同时与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影响范围相一致。

随着北方面食的出现和普及、南方消费大米的增加、茶点的流行以及合食制的产生逐渐发生变化，筷子越来越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与之相关的礼仪规范也逐渐形成。

筷子还被赋予了美好的爱情意义和道德价值。可以说，与世界上其他餐具相比，筷子有其独特性。筷子的历史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人们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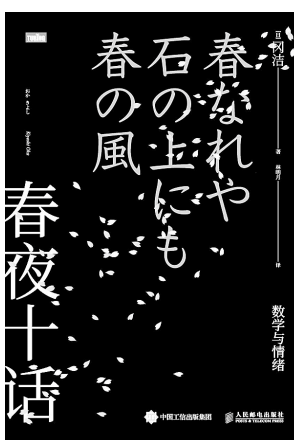


《筷子：饮食和文化》王靖玲著，汪精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月出版

人们通常认为，数学是逻辑性的学问，而日本数学家冈洁却认为，数学中重要的是“情绪”。

情绪是影响心智与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若不能培育“健全的情绪”，则很难真正理解数学和创造性是什么。本书从“情绪与心智”的角度，论述了认知发展、义务教育中的深层问题，同时阐述了对人性的细微考察与独到理解，是一本影响了日本几代人的经典著作。

作者冈洁是日本天才数学家，为现代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除数学外，冈洁在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有独到研究，特别是本书中提出的“情操教育”与“情绪认知”的观点，对几代人影响至深，并为理解数学、日本民族性乃至“人”本身提供了一种纯粹而直观的新思考。(喜平)



《春夜十话：数学与情绪》林明月著，林明月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Science Press 中国科学院年度报告系列 2018 科学发展报告 Science Development Report 中国科学院 报告重大进展 透析战略前沿 解读公众热点 支持科学决策